

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政策演进、 实践经验与优化策略

党宝宝 韩闰轩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经历了规范与标准化时期、共同发展时期、重心凸显时期和全面推广普及4个时期。进入新时代,民族地区通过建立全员参与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机制,重点提升贫困人口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赋能社会经济,助力区域经济增长;充分挖掘语言教育的人力资本价值,促进乡村劳动力就业;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优化民族地区教育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搭建了学校与社区共育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机制,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然而,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依然薄弱,还需夯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处理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发挥好社区传播的作用,建构常态化的语言学习机制;巩固学校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中的基础阵地作用,推进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标准化建设;建立科学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监测与评价机制,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效;发挥智能技术提升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支撑作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赋能。

关键词 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H102;G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178(2023)00-0144-10

DOI:10.15946/j.cnki.1001-7178.20230825.003

引言

语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功能,不仅是人类思想情感、信息交流、知识创新的基本工具,亦是形塑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符号介质,语言所蕴含的深厚民族情感,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及文化认同的重要情感载体。在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语言往往扮演着文化认同与政治整合的角色,对于国家治理、社会团结、经济繁荣以及文化传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素质”。^[2]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又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3]中国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放在发展民族教育的优先地位,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与进

收稿日期 2022-09-05

作者简介 党宝宝,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韩闰轩,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化生态视野下藏族中学生理科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YJC880015)、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藏区加快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YB042)的阶段性成果。

步。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选择和现实需求,是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础条件,是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与文化心理基础的重要保障,也是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4]新时代民族地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既涉及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关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稳步推进,^[5]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具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当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但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依然薄弱,仍然是推广普及的重点和难点。如李瑞华的调查研究发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藏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91.8%,普通话普及率仅为20%,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薄弱是地区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6]韩铁刚和王阿舒对新疆南疆地区的学校调查发现,虽然民族地区中小学把国家通用语言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学生听说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目标的达成度仍不理想,这与非民族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7]当然,各民族地区在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必要深入总结并提取可供参考的模式。本文运用政策研究、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梳理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政策演进,总结民族地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实践经验,同时分析存在的困境与提升策略,为全面加强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供理论依据。

一、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政策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不断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与普及的力度,深化政策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均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予以规定,这为民族地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8]可见,无论是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还是国家行政性质的法律,凡涉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时,其基本的法律精神和对公民的

要求是共同的,都立足于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9]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战略的全面实施,针对不同时期民族地区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不断优化语言教育政策。依据不同时期语言文字教育实施目的与政策精神,将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推进分为4个时期,即语言文字的标准化时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语言文字共同发展时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心凸显时期和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时期。

(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与标准化时期(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上存在众多方言,公众的语言表达和语言交际存在某些不统一及不合乎语法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以及降低人口中的文盲比率,国家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该方案的实施使全国大多数非文盲人口习惯于简化字,各族人民的沟通交流更加通畅,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更加简化。195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确立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在民族地区开始推广普通话,这对解决当时语言词汇混乱、语法分歧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对通用语言文字再进行规范化治理,将汉字写法拼法由繁化简,整体构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标准化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全民的阅读与写作能力,这成为改革创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依据。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对《简化汉字总表》进行修正,基本实现了汉字书写规范的标准化。^[10]这是我国新旧文字建设的过渡时期,既实现了对汉字形体的修改,简化了部分汉字的形状和结构,提高了汉字的书写效率,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要;同时也为推行汉字拼音化打下了基础,通过简化字的方式,为汉字的拼音化创造了条件。总之,这一时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先后进行了文字改革、汉字简化与规范化汉语系统的调整,其目的是纠正我国过去存在的语言文字分歧和不规范现象,重点任务是规范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二)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共同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

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招收少数民族为主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满足少数民族教育需求,民族地区逐步实施民汉双语教育制度,这项举措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普及程度,推进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要求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学校及其教育机构,应结合实际,逐步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或当地民族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制度。为此,国家不断加强民族语言类教材修订与编写,培育双语师资队伍,深化双语教学实践改革,探索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发展的创新模式。^[13]这个时期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政策突出国家通用语言和民族语言两手都要抓的思想,旨在达到双语“兼通”的教育目的,这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少数民族学生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奠定了重要基础。^[14]国家在双语师资、双语教材及双语课程建设等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学段实施不同模式的双语教学,但民族聚居区的许多民族学校仍然把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效果并不显著。

(三)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心凸显时期(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

进入21世纪,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公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愿望愈发强烈。掌握现代化、前沿性的科学知识,拥有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就业技能,成为民族地区公众共同的诉求。但是,长期的双语教育使得民族地区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升较为缓慢,特别是实施“一类双语教学模式”的学校,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十分薄弱。^[15]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经济与人力

资本功能,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共同繁荣,2001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使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有法可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朝着更加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也标志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进入新阶段。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表述有了新的变化,即由过去一直强调“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基础上推进汉语文教学”转变为“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意味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民族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公众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的诉求不断提升。

(四) 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时期(党的十八大至今)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多次提到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他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形成认同。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不断提高各群众科学文化素养的基础和前提。这一时期,民族地区不断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同时把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联结起来,制定语言脱贫的行动计划。^[16]2016年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2020年要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目标,强调语言文字工作应致力于国家话语权的提升以及国家脱贫攻坚任务中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并指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政治意义,将其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提升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相衔接。按照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印发的《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要求,民族地区要不断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向贫困地区转移产能,形成“造血”能力,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坚持政府主导,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17]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强调,推广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2022年1月,教育部等联合印发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的质量,夯实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础,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学校教育体系、师资队伍建设、语言教学模式、课程与教材、教学资源等方面不断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民族地区现代化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二、新时代民族地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实践经验

当今,人类社会对语言多样性的“问题导向”逐渐转为“资本收益”,看到了语言潜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价值。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指出,“无论何处的民族情感形成过程,都会有一些文化要素作为最重要的实证基础,其中首先出现的就是一种共同语言。……随着国家、社会和文化的民主化进程,语言的重要性势必会与日俱增”。^[1]¹⁷² 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成为公众参与现代公共生活、实现就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在各个方面、环节和领域系统地、长期地参与。民族地区在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实践中,试图把学校、社区、区域社会及信息技术等生态系统要素融合起来,将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衔接,在全社会建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机制,激活语言的经济驱动、教育伸展与文化认同功能。

(一) 建立全员参与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机制,重点提升贫困人口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⁵⁰ 多个少数民族使用 80 多种语言,由于各民族交错杂居,尤其在民族地区,语言使用情况复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基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的活动,涉及少数民族地区干部、教师、家长、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不仅需要政府与

学校的深度参与,还要民间机构、社会组织及全体公民的协同推进,把语言的“刚性”教育规则与“柔性”传播手段结合起来。近年来,民族地区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脱贫攻坚战略结合起来,建立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机制,重点聚焦贫困地区,目的在于提升贫困人口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如青海的实践经验表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强大的增能效应,在农牧区学校、社区建立全民参与的推普机制,通过提升农牧区贫困人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打破跨地区交往的阻碍,提升了各民族同胞交往交流的能力,使各族人民在交往中增进情感,推动嵌入式居住格局和社区环境的建立。同时他们通过实施“语言扶贫 APP”项目,运用“语音合成、语音识别、口语评测”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中融入现实的生活场景,让公众在情境体验、游戏互动中掌握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了公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兴趣与热情。^[8] 西藏自治区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全民素养提升相结合,如在农牧区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和增进民族凝聚力融合起来,整体提升农牧区人口素养。贵州省则通过建立“四方联动”机制,将职业教育与社区技能培训相结合,针对贫困人口实施“农民夜校”“双培行动”“绣娘计划”等活动,深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9] 当然,民族地区还需建立语言扶贫和防止返贫的保障机制,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二) 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赋能社会经济,助力区域经济增长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国家语言文字为象征的社会交流合作的频率和深度不断加强,语言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语言的经济效能尤为凸显,人们通过经济合作与交流、经济资源互惠等方式,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创造经济效益。许多国家把发展通用语言文字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如“日本将英语教育作为国家政策讨论的核心,日本若要继续在全球化经济中保持竞争优势,国民必须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印度政府在公立学校中实施了英语推广计划,英语成为创造新的中产阶级的关键”。这些功利性的现实都是语言赋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3] 埃里克·霍布斯

鲍姆(Eric Hobsbawm)在《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一书中提到,“共同的书写文字除了有助于国家直接管理数量庞大的人民,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21]程虹和王岚的研究发现,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较低的农民工群体相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中等和较高的农民工群体在工资水平上分别高出19.4%~21.0%和30.3%~34.9%。^[22]这表明了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是公民获得人力资本收益的重要保障。四川省甘孜州在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战略中,实施旅游专项人才培养计划,培育更多的与区域第三产业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人才,即通过语言赋能第三产业,强化社会生产力,拉动经济增长。^[23]新疆、广西、云南、贵州等民族地区先后提出了“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大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发展理念,^[24]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经济效能,培养区域紧缺的应用型语言技术人才,拓展了合作范围,实现了民族地区技术创新从外援向内生的转变,逐步壮大了民族地区现代产业体系。

(三)挖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人力资本价值,促进乡村劳动力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保障,而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就业能力,拓展就业渠道,就必须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实证研究表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是影响民族地区劳动者就业数量、质量及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25]王海波等人认为,我国民族地区公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存在城乡、地州之间的差异,特别是西部农牧区公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整体薄弱;^[26]西部乡村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与协调能力亟待提升。^[27]因此,只有普及通用的语言,不同行业各民族群众日常工作交流和专业技术学习才会通畅,能更好地学习和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他们在全国劳动力市场就会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各民族同胞只有掌握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才能更好地获取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类信息,促使个体不断拓展自我社会网络和提升自身社会资本,进而从本质上提升劳动就业能力。^[28]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实施农村劳动力人口“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技能”“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创业”计

划,创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方式,帮助农村新增劳动力人口和青壮年农牧民群体提升就业能力,支持乡村民众赴省外学习交流,指导农村地区劳动力人口就业创业,并以“美丽乡村”为契机,为乡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29]甘肃、青海、西藏不断加强民族地区农牧民的职业技能,拓展和延伸职业教育功能,注重培养农牧民的职业技能和现代化发展理念,为农牧民创造就业机会,最终把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满足民族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30]

(四)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优化民族地区教育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公平的中国经验得益于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共同长期探索和努力。一方面,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战略,解决了民族地区沟通交流困难的教育难题,教育权利与机会更加平等,有助于促进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语言教学模式不同而造成的教育质量薄弱问题。^[31]如自2021年秋季学期起,民族地区为全面落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抓住幼儿语言教育的关键期,云南、四川等地区组织实施了学前儿童“童语同音”计划。^[32]另一方面,全面推进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使得各民族学生的教学条件和学习资源更加优化。西藏自治区于2018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实现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全覆盖,2019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普及率实现新突破,2020年秋季学期全区普通高中一年级新生全面使用三科统编教材。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事业的全面推进,少数民族教育差别化支持政策逐步向“增进共同性”的目标转变,民族教育中“差异性、区别性对待的做法”逐渐减少,从而更好地促进了教育均衡,各地区间的教育差距逐步缩小,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更趋于公平。

(五)构建学校与社区共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机制,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语言本体论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人类思想与精神的统一体,是公民国家身份的象征,语言能力的削弱必然导致公民身份认同的降低和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消失。^[33]一个民族的思想、智慧、风俗、

历史等,都深深蕴藏在语言里,语言成了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最集中体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促进各民族公民表达思想见解、实现沟通交往、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媒介,有助于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与传播,是增强公众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焦开山等人认为,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及使用频率与国家认同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28]一方面,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各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共同性的公民品质逐渐形成,本质上夯实了国家认同的心理与情感基础;^[29]另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推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互鉴,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如新疆、西藏等地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基础阵地作用,构建了学校、社区共育的推广普及机制,通过实施“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大团结”等教育活动,不仅提高了公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互鉴,增进了公众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广西、云南和甘肃等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社区与学校联合实施“诵中华经典、写规范汉字”“乡村教育大讲堂”等活动,以共同的语言表达共有的历史记忆,凝聚了各民族向心力。^[29]

三、新时代民族地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优化策略

纵观世界不同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许多西方民族国家在不同时期先后确立了国家语言政策法案,核心是处理好国家共同语教育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关系,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统一、维护社会和谐。^[30]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从建国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都将英语或法语作为国家共同语,对原住民族实施融合的语言教育政策,学校教育以社会主流的英语、法语为教学语言。^[31]^[23]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了“英语官方化运动”,之后提出了“为儿童说英语”的倡议,2001年联邦政府将《双语教育法》(*Bilingual Education Act*)修改为《英语语言习得法》(*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 Act*),到2019年,美国已有31个州立法规定英语为州立官方语言。在英国,

2001年卡梅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充分认识到国家共同语言对学生学业发展的重要性,在基础教育阶段凸显“国家课程”意志;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就颁布了《国家语言政策》(*National Language Policy*),实施普及“全民英语政策”;新加坡则极力推行“国家共同语言视域下的双语教育政策”,即英语作为新加坡社会的共同语言,在学校教育中作为第一语言来学习。^[32]^[34]总之,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制定语言政策时非常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确立了国家通用语言的主导地位,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法定的学校教学语言,贯穿教育的全过程。

(一) 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西部民族地区及边疆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基础薄弱,农牧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效不足。^[33]据统计,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为80.7%,达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制定的80%的目标,但是,“三区三州”的普通话普及率仅为61.6%。^[34]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缘环境复杂,具有文化多态与语言多样的特征,往往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难点区域。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实践中还面临着如区域多语态的社区基数较大,长期以来形成的双语或多语社区环境不利于通用语言推进,语言教育中忽略了“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相统一的原则,学校教育中没有建立起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的监测与评估机制等。瑞士著名学者弗朗索瓦·格兰(François Grin)在其著作《语言政策评估与〈欧洲区域或小族语言宪章〉》(*Language Policy Evaluation and the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指出,语言监督政策的供给使更多公民愿意使用民族语言,但前提条件是对公民语言的听、说、读、写规范要有一定的要求。^[35]^[52]孟红莉运用抽样方法和结构式访问的方法,对新疆伊宁市不同社区类型居民(少数民族聚居社区、民汉混居社区和汉族聚居社区)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日常互动多以本民族语言为主,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效率不高;^[36]部分中小学校依然缺乏高质量的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师,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基础保障还不完善,如智能化、参与体验式的语言学习资源匮乏。^[37] 总之,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中存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逻辑关系不清、社区教育力量薄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师资队伍短期、监测与评估机制还不健全、数字化语言学习环境缺失等问题。

(二) 民族地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优化策略

全面提升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不仅需要政策法规的引领,也要发挥好学校教育的基础阵地作用,建立科学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监测与评价机制。

第一,夯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处理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战略地位,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有效实施。各自治区、自治地方可结合本地区国家通用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实际,予以宏观调控、精准施策,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情感纽带作用。正如美国语言教育学者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在《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中提到,“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推行中离不开中观语言政策的行动和参与”。^[38]¹⁵⁰ 其次,全面、系统、完整地理解相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共同要求,充分把握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政策取向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39] 最后,各级各类学校及社区要处理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遵循“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在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同时,满足少数民族聚居区公众学习本民族语言的需求,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第二,发挥好社区传播的作用,建构常态化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机制。社区是公众语言互动的重要空间,是个体语言形成和建构的关键场域。社区的民族人口结构、语言表达氛围、语言多样性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体的语言输出行为与语言习惯,因此,社区就成了公众国家通用语言强化的重要阵地。^[40] 如针对青壮年农牧民,社区应组织

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活动,运用“互联网+”等智能技术,扩大受众的规模与范围,强化公众的职业技能和就业本领。同时加强社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队伍建设,打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过硬的管理干部队伍、普通话测试队伍、语言文字专家和志愿服务队伍,更好地发挥返乡大学生和青年群体的语言智能优势。还可通过创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文化传承示范社区,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公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相融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拓宽语言学习的广度与深度,最终以社区为依托,建构公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的常态化机制。

第三,巩固学校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中的基础阵地作用,推进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标准化建设。首先,建立高质量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师资队伍。教师作为教育诸要素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是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的关键。民族地区要建立科学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师准入与补充机制,夯实民族地区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能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师队伍。其次,深化推进民族地区学前儿童学会普通话活动。教育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和敏感期假说(sensitive period hypothesis)认为,儿童时期是语言听说能力培养的黄金期,在儿童早期进行语言干预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学前儿童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学习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41] 再次,要把国家通用语言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民族地区中小学全面推进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建立共同的语言教学制度,推进学校语言文字标准化建设,确保各民族青少年掌握和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最后,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班”的进程,为各民族学生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创造机会,构建“开放、融合”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生态,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相融合,营造各民族“共学、乐学、好学”的国家通用语言校园文化环境。

第四,建立科学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监测与评价机制,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效。科学的语言检测与评估,能更好地促进儿童语言的矫正和发展,提升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质量。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的教育评价理论认为,评价是促进有效学习的手段,

只有合理的评价、反馈才能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41] 只有建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监测与评价体系,少数民族学生才能不断地调整语言学习策略,优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方式,促进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发展。首先,民族地区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检测指标的建立要符合各学段国家通用语言课程的目标和任务,结合我国义务教育质量检测的标准,针对不同学段儿童分别制定适宜的监测指标,并结合儿童语言发展和心理发展的特点,建立标准化程序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评价体系,开展定期监测与评估,同时结合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知特点与身心发展规律,注重学生的识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等综合应用能力的评估。^[42] 最终建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检测评价方式,并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形成不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评价指标体系。另外,监测过程应关注儿童语言学习与国家认同、道德发展、社会情感力、社会适应等指标之间的关系,促进民族地区儿童语言文字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第五,发挥智能技术提升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支撑作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中都强调要提升语言文字的科技赋能水平,发挥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大力推动语言文字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效能。实践中,可把智能技术及数字化手段与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融合起来,利用“人工智能”“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依据民族地区儿童的语言学习规律,为学前阶段、小学阶段儿童供给“交互式”“生活化”“游戏化”“沉浸性”“适应性”的课程学习与智能服务,构建少数民族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的长效机制。同时,还可利用“迁移学习”“强化学习”等深度学习技术开展“智能口语评测”“反

馈信息生成”以及“听力理解检测”,实现对民族地区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发展水平的动态监测,并根据不同学段学生学习特征和需求,供给“智能化”“适应性”“游戏化”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同时构建“互联网+”智力资源服务体系,化解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师资队伍短缺的困境。

四、结语

国家通用语言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共同语言,培育着公民共同的道德情感和民族精神,是民族国家建构和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力度,显著提升了公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目前,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依然薄弱,要继续深化政策法规的保障作用,夯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物质基础。另外,民族地区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同时,应遵循语言学习规律,尊重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历史,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语言的情感,满足少数民族学习本民族语言的需要,坚持以“增进共同性、尊重和保障差异性”为原则,提升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

当前,仍需要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研究。如研究如何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政治效能,增强各民族同胞共同的情感信念,增进公民普遍性的国家认同;^[43] 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经济效能,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如何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文化功能,发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机制等,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究不同学段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心理策略与语言习得机制,发挥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作用,实施科学有效的语言行动与干预方案,从语言环境营造、学习资源建设、课堂教学支持方面,保障个体在有意义的、真实的语言情境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参考文献

- [1] 徐黎丽,许浩东.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文化作用[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6):22-28.
- [2]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 [3]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 [4] 常安.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普及——从权利保障到国家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1):1-10.
- [5] 菅志翔,马戎.人类语言与社会发展[J].学术月刊,2021,53(12):121-138.
- [6] 陈荟,桑尔璇,李晓贺.民族地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公平之义[J].民族教育研究,2020,31(3):79-85.
- [7] 刘志刚,杜敏.新时代国民语言能力提升与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2):46-54.
- [8] 李瑞华.精准扶贫背景下民族贫困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的教育价值探析——基于对青海省贫困藏区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J].民族教育研究,2019,30(6):58-63.
- [9] 韩铁刚,王阿舒.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民族教育研究,2022,33(2):109-115.
- [10] 郝时远.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J].贵州民族研究,2021,42(5):1-7.
- [11] 万明钢,安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9(4):52-58.
- [12] 马永全.新中国70年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变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21(2):71-75.
- [13] 王铁志.新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上)[J].民族教育研究,1998(2):3-9.
- [14] 陈立鹏.我国少数民族教育50年[J].民族研究,1999(5):46-54.
- [15] 石琳.精准扶贫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深化的策略[J].社会科学家,2018(4):150-156.
- [16] 杨佳.我国国家通用语普及能力建设70年:回顾与展望[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5):41-47.
- [17] 马克思·韦伯.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文集[M].闫克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72.
- [18] 李瑞华,海路.增能理论下少数民族地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的增能效应研究——基于青海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案例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21,32(2):47-55.
- [19]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21)[R].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17-140.
- [20]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0.
- [21] 程虹,王岚.普通话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解释[J].教育与经济,2019(2):37-46.
- [22] 戴红亮.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民族地区更好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客观需要[N].光明日报,2021-05-13(4).
- [23] 王海波,苗东霞.少数民族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移动学习研究——以哈萨克族农牧民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21,32(4):50-56.
- [24] 罗兰兰,侯莉敏,张义宾.壮族村落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及其城乡差异累积效应[J].民族教育研究,2021,32(4):65-74.
- [25] 菅志翔,马戎.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J].学术月刊,2022,54(9):123-147.
- [26] 李萌.普通话推广有利于教育公平[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2-07(3).
- [27] 袁祖社.“现代性社会”价值本体确立与认同的困惑[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25-31.
- [28] 焦开山,郭靓雯.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与国家认同研究——基于云南民族地区的抽样调查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1):11-18.
- [29] 饶峻妮.云南“直过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实践探索[J].中国民族教育,2021(3):48-50.
- [30] 何俊芳.国外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与民族关系[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4):11-15.
- [31] 周庆生.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
- [32] 戴维·约翰逊.语言政策[M].方小兵,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34.
- [33] 刘元贺.人口流动、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基于2018年新疆城乡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4):76-83.
- [34] 夏文贵,秦秋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基础性工程[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0(4):42-49.
- [35] 弗朗索瓦·格兰.语言政策评估与《欧洲区域或小族语言宪章》[M].何山华,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52.

- [6] 孟红莉.新疆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 [J].西北民族研究,2013(3):91-106.
- [7] 朱碧波.论我国边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8(6):27-33.
- [8] 马戎,菅志翔.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各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前行 [N],人民日报,2020-09-14(12).
- [9] 姜昕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协同推广的机理与路径 [J].民族教育研究,2022,33(2):116-123.
- [10] 崔刚.关于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的研究 [J].外语教学,2011,32(3):48-51.
- [11] 李建新.布鲁姆“掌握学习”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 [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9-32.
- [12] 贾超,常永才.如何将新媒体技术深度整合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于多重读写教育观的启示 [J].青海民族研究,2022,33(2):91-96.
- [13] 青觉,吴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性工程 [J].贵州民族研究,2020,41(9):173-181.

Policy Evolution,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Enhancement Strategies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DANG Bao-bao HAN Run-xuan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 of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mmon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thnic area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ethnic regions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period, the period of common development, the period of emphasis, and the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In the new era, ethnic regions have established a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mechanism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individuals,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language and writing skills of the poor population.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empowers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elps rural labor force employment by fully tapping into the human capital value of language education, optimizes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ethnic regions to promote educational equity, builds a mechanism for joint educ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nd strengthen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However,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in ethnic regions remains weak. It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e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minority languages, play the role of community dissemination, establish a normal language learning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role of schools in standardizing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establish a scientific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improve its effectiveness, and utilize the suppor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enhance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empower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Key words] ethnic areas;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build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 谭忠秀)